

罪恶家庭

麦叶平 著

一个膜拜罪恶的家族
以罪恶为毕生目标的三代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罪恶家庭

麦叶平 著

内蒙古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八年四月

责任编辑:王 林
封面设计:周 顺

罪 恶 家 庭
麦叶平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老年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0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04-03367-3/I·598

定价:19.80 元

罪恶家庭 (序)

犯罪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对这个问题人们一点也不陌生，陌生的是它的各种表现形式。

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远古氏族的单亲到近世的多妻多妾，不一而足，作为家族，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法关系，在今天维系它的姻缘日益脆弱了。但作为一个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罪恶，是相对于真善美而言，这是我们本不希望发生的事，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它毕竟发生了。

罪恶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时在发生，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很多时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我们熟视无睹而已。

这是一个纷繁迷乱的世界，这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各种利欲、物欲和肉欲横陈在我们面前，随时随地，每时每刻。

但他们都是人，只是欲望已使他们变了形，在他（她）们被欲望驱使的时候，他们成了非人的野兽。

家族的源远流长就象罪恶的源远流长一样，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成了罪族的本义。这是一种更深更久远的罪恶，他们的结合使罪恶显得惊心动魄，耸人听闻。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不幸的家庭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这里说罪恶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罪恶总是要以最小的代价去攫取最大的幸福和最大欲望。

这正是罪恶的悲剧所在。

本书对罪恶家族的揭示没有停留在那些简单的犯罪事实，而是着力表现了它的发生、发展和原因结果。罪族是一段历史，当我们了解了他们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作者以从容而客观的笔调把罪恶家庭的那些血淋淋而骇人听闻的罪恶无一遗漏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因为作者认为对那些纯客观的直接描写更能揭示罪恶的真实。

把太真实的东西真实地拿给你看，这是作者的目的，他相信读者的鉴别力。

目 录

罪恶家庭

- “有的人传给后代的是豪宅、财富、或者权力，可自打你爷爷开始，给我们的就只有一套犯罪的方法和一身犯罪的本领。”
- “我们家从来就没出过犯罪的状元，我只有指望你们了……”
- “爸爸的遗书上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们去搞垮100个企业，1000个家庭，把我们家庭的传统发扬光大……”
- “吃、喝、嫖、赌、偷，那太老套，看看我们是如何过的日子……”
- “我想老了的时候写一本《犯罪学》，总览中国几千年犯罪方法和理论，以鉴后人。”
- “我的血管里流的就是犯罪的血……”

引 子

○踏平一百个国营企业，破坏二百个美好家庭……我他妈搞别人的女人，你他妈搞我的女人，搞二哥的女人……

○今年搞一百个女人。一千个达标……她向家里所有的男人要五十万青春损失费……没有娼盛哪来繁荣……她夸张地吟唱着，全身浮在了水面，一边还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嘴里，吮吸着……

第一章 〔1〕

○母亲那浑圆的乳房左右撇开，滑腻而又沉重，他手一按，指尖便象被吸了进去似的……他捧着她的……

○她的脸、胸和手背一色猩红，血不住地涌流出来，滴落下来……母亲的腹部象海浪般地波动，乳头宛若游鱼的亮点，在波

浪中浮动，他便靠了上去……别这样！她嘴里说，但却全身敞开！……

第二章

[27]

○去偷去抢去杀！……一声“滚”字未了，黑大汉已一把勒住了他的颈子，火药枪顶进他的嘴……

○他笑了。是他和老师带着膻味的呼吸声，……他忍受着灼人的愤怒、欲望和哀伤交织而成的煎熬，……他和老师们同时下课了……

第三章

[51]

○他攻破了那乳罩的阵势，手直接进入了她的中军营垒……啥叫新鲜？嫖、赌、吹、饮、荡……

○找个好地方，选个好女人，让她教你怎样睡觉……一脸的粉气和一身的水气，他从她的顶上进去，随着是一屋的骚气……

第四章

[79]

○不到十四岁的她，那肩象是要反玩他的臂力而往后挣，但忽而又象脱开金属卡销的扇，倒下了，他骑在了她的腰上……

○他闻到外侄女那鸽子羽毛般的清香，她喉咙里发出了溺水孩子的那种呻吟，……

第五章

[109]

○他坠入了一种双重人格的迷乱之中，由此产生的恐惧心理再次萌动……

○被窝里充斥着温热而咸腥的情欲味，她和她味道不同，有些书卷气……他将手里的炸药捧凑到了大盆跟前……他将左手的

一根手指放在桌边，刀落下去，“嚓”，手指象芋虫一样滚落到地板上……

第六章

[133]

○她深目削颊，瘦如糖醋排骨，嚼在嘴里有滋有味，晚上，可以连骨头都不剩……

○趁管家婆不在，他便蹭到媳妇身边，先摸她的手，然后帮了儿子一个大忙……

第七章

[158]

○她身上的低胸圆领短衫，有节奏地向上翻撩开，露出凹陷下去的肚脐……

○她的那肉舌在他双腭之间翻卷，接着便在他口腔内恣意地滚动着……他嘴唇一松，乳房又弹了回去……臭男人……

第八章

[184]

○杂草蒸腾出丝丝汗气，夹杂着淡淡的咸骚味，直扑鼻眼……他的眼象刚出鞘的冰刀，泛着冷光……

○他把她掀翻在床上，她却象犯傻似的笑着……用女人的钱，是自己的本事……

第九章

[206]

○她的乳房象跳动的匕首发着光，水从她的乳沟处向下滴落……乳头在黑暗中泛着暗光，象鱼嘴似的……

○她的两只乳房在胸前相互搏斗着，甩出了一串肉响……妈！他叫着！……长长的纵队高吼着口号，革命的红旗迎风飘扬……

第十章

[238]

○听说你是操的你姐姐进的牢！……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逃跑打成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操！警察在那里守着……

○号子里进来一个帅哥，他晚上便成了别人的下酒菜，哎哟！那个臭东西也进去了……

第十一章

[263]

○肉包子发妹装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瘦子的嘴正好啃在桂花褐红的奶头上，他把奶头咬下来含在嘴里……

○他以为是暗镖，捂住下身的手便来了个海底捞月，却把乳头抓在了手里……

第十二章

[287]

○是金属的撞击声和刺击的呻吟声，和唱歌一般的呻吟由紧趋缓……

○她蜷成一团，象剔了骨头的鱼……坏蛋！她说。好蛋！他说。是两个……

第十三章

[322]

○她那里是一个规则的三角形，乳房象慢坡一样滑下去，在乳头那里又翘了起来……

○脱！脱！脱！她才脱了！……毒道规矩，赢者要在价格上占便宜……他把人民币塞进了……

第十四章

[348]

○她把银镯子褪出来戴在他的……，隔着镯子，接着是银肉

的交响乐……

○十月怀胎，娃娃戴着帽子，拄着手杖拱了出来……因为多给了钱，他要求……

第十五章

[388]

○要钱要命还是要女人？全都要！……血浸透了他全身，他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和她……

○怀中被蹂躏的女子、赤裸的身体象肉片飞似的被快刀宰割，纷纷绽开……

1

朱正文一直和父母同床睡觉。

他喜欢将脸埋在母亲的柔软而有奶香的乳房之间，听故事。

母亲皇甫亥秀皮肤白净，夏夜有潮湿的汗渍。

她那浑圆的乳房左右撇开，滑腻而又沉重，手一按，指尖便会象被吸进去似的。

他不懂得性。

但他总是衔着母亲的乳头，进入梦乡。

……

朱明洪是从别人手中把皇甫亥秀夺过来的。他以自己的方式爱她。

他揍她，揍她的时候是叫她趴下，用手掌一左一右地抽打她那两扇白皙的丰臀。

这是他爱恨的特殊方式。

他那时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

对此皇甫亥秀做得象一个真正的女人，投桃报李，不逊于朱明洪。

冬夜。

半夜时，阿文在床上醒过来听见父母在低咕。

说些什么，阿文已记不清了。

他仍是闭着眼睛，照例让母亲搂着，鼻子贴在她温软的胸脯上。

母亲背对父亲躺着，父亲在她背后说话。

“阿文睡着了吗？”

突然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

“嗯——”

母亲低声答道，

“睡得真死啊！”

从他们对话的语音中，阿文感觉到了某种自己不可介入，属于成人世界的隐密而又具有官能刺激的一种东西。

他有点紧张。

那时的他便觉得不应该让他们发现自己醒着。

“转过身来！”

父亲象是低声地祈求或命令。

他接着便感觉到父亲的大手在自己的头上摸弄母亲的脖子，继而下到她的胸口。

阿文将额头紧抵在母亲的双乳之间。

不一会儿，父亲的手摸到了他额头两边母亲那耸开着的丰满部位，使劲儿地抚玩着。

皇甫亥秀的火热的气息吹到阿文的耳朵上，他憋住气，一动不动地忍耐着。

“喂，不是让你转过来吗？”

父亲粗鲁的声音中隐含着亲昵，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着。

“干嘛……”

母亲的声音微弱而柔软，依然原样未变，就对着阿文。

他觉得自己的胳膊肘附近，她的腹部象是海浪般的波动。

“阿文比我还可爱是吧？嗯？”

父亲说。

母亲发出了象鸽子叫那样的声音，笑而不答，肚腹在不停地动。

“好呵！咱就这么着……”

父亲的手从阿文额旁抽回去，又向另一处地方伸过来了。

啊！……

皇甫亥秀一声呻吟，身子后仰，紧紧搂住阿文的头。

此刻进行着什么样的事？幼小的阿文不甚明白。

宛如深海游鱼的亮点那样，在他记忆的深渊中隐约浮现出来的是：

母亲鸽子般的叫声；

从她身后传来的父亲的急促喘息声；

以及紧贴着阿文身体的母亲的腰，一浪高似一浪的有节律地波动……

“呵……可不要弄醒阿文。”

母亲边说边想改变身体的方位，又止住了。

在奇异的记忆的藤蔓中，阿文觅获着这些神秘的花纹。

——某一瞬间，搂着他的母亲的胳膊好似在抽搐、震颤；

——她那如同被人勒住脖子而发生的窒息而又甘甜的呻吟，一浪逐一浪的腹部。

——为了抱住母亲的腰而伸到他膝盖近旁的父亲的大手。

屋外是冬天的寒风呼呼吹着……

它们交织在一起……

儿时的风夜秘录，象在梦中一样，充溢着他的身心……

梦中，阿文和父亲共同“侵犯”了母亲。

而母亲对父亲和儿子双方，均报以鸽子般的叫声。

父与子前后拥抱着皇甫亥秀的白色躯体，倾注着各自的爱的激情。

梦与现实搀和在一起。

在阿文觉得，这决非什么鄙猥之思，乱伦之行。

好象一根纽带，牢系着父、子、母亲三者的，痛畅而活生生的祭典。

父亲朱明洪只是通过母亲而把儿子相连。

不久，皇甫亥秀就终止了搂着阿文睡觉的习惯。

朱正武记得一清二楚。

在那个儿时的早晨。朝晖映照着蛇山，流溢着血红的光，有些寒冷。

父亲身旁有一位女人。

他一只手托着阿武，一只手握着女人白皙的手腕。

“等一下！”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小家伙托付给你了。”

阿武被放了下来，被那女人牵着手向前小跑，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于是，她躺倒在高及人背的草丛里，紧紧地搂过阿武。

阿武把脸蛋紧紧地贴在她柔软的胸脯上。

潮湿的混土气息，青草的气息和女人刺鼻的肉香扑面而来至

……

她的脸、胸和手背一色猩红，朝晖洒在她的全身，显得美丽无比。

“你！”

她一声惊叫。

阿武看着父亲回转身来，抱着那女人。

他俯下头，吻着她的头发。

那女人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仍是孩童的阿武在一边摆着。

“啐——”

是高及人深的蒲草倒下去的声音。

那是他父亲，把那女人放倒在地上，随即便解开了她的衣

服。

朝阳把她赤裸的身躯照得一片猩红。

猩红之外是白皙的女人的肌肤，象白云似的柔软和娇弱。

阿武两眼盯着她的乳房，白皙的乳房高高的挺立，两个乳头指着青天白云。

幼小的阿武嗅着这奇妙如仙的薰香，这肉欲和褐红的乳头象天外来风似的纯洁，又象朝霞般的鲜红灿烂。

朝霞和白云。

就是她那两个乳头和肌肤。

他看见父亲用嘴唇咂着那乳头，又衔起来象吃奶一样。

父亲有滋有味地咂着。

啧啧有声。

“呀……”

是下面那女人的呻吟，纤弱无比。

浑身赤裸裸的父亲盖在了她的身上。

朝霞如炽如染，映照在他们身上。

阿武闻着有一股味，象是死老鼠的气味，一股风吹过来，夹杂着蒲草的草香味，掺和着咸湿的海风。

他耸着鼻子嗅着，嗅着。

那边传来父亲和那女人的呻吟……

风过后，高深的蒲草挡着他的视线。

他一直不知道那女人是谁。

令他难忘的是她白皙的肌肤和姣好的容颜，在朝霞和大地之间……

“外客家”人是半岛的一霸。

他们身穿青色对襟褂子，上扎绸绸宽带；黑色圆鞋套着黑色布袜；一把齐头开山刀插在黑色刀袋中，斜背在肩后。

聚众殴打是他们的职业。

家族与家族之间，村与村之间，派性之间，路线之间，都会有斗殴。

阿武知道的是横山湾大殴斗。

阿武的父亲朱明洪就是带着隐匿多年的古月龙刀赴会的。

这是一场渔工与渔工之战，别人都拿铁矛，或铁统，背刀赴会的很少。

械斗是在拂晓的微明中进行的，横山湾将横山和浅海湾一衣相连，横山实际上是一个平缓慢长的山坡。

三百多人的大殴斗，吸引了无数的围观者。

朱明洪从腰到胸都缠着漂白布，腰扎港式手织钱褙，脚穿布袜子，蹬着一双圆口衣行鞋，象一个地道的半岛武师。

双方对峙着。

忽然，松林里冲出一个小小个子，手舞铁矛，乱喊乱叫地逼将上来。

父亲手握齐口的古月龙刀，刀身乌黑发着暗沉的光。

父亲刀身低垂，取中段姿势伺机进招。

小小个子冲到近旁，不敢贸然出手，做了一个门卫，和父亲相持周旋。

小小个子嘶哑地喊着，只是嗓子已喊哑了，仍不敢出手进招。

父亲似乎浑身是胆，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两人僵持了很久，或许是谁也耐不住了，或许是谁也吃不消生死搏斗前这种静止的紧张，终于同时呐喊一声拼碰在一起。

古月龙刀一格，小小个子的长矛便断成两截，前半截飞上了空中。

小小个子却象发疯似地逼了上来。

“来吧！”

看着这个手无铁器的发疯的家伙，父亲却很坦然地将手中的

古月龙刀扔在了地上。

他站着准备徒手接招。

但不知何故，小个子看着徒手的父亲，手中的短棒却高举着，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不再前冲。

父亲想，如果转身走掉，非挨一棒不可。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豁出去了！

“来吧！”

父亲大喊一声，匝着对手跨上一步，而且这一步跨得轻松，手中没有了刀，似乎更觉轻松，小个子横眉立目，张口大喘，摇摇晃晃地后退着。

朱明洪脸色煞白，又前进了一步。

小个子突然呀地一声扔掉手中的半截子木棒，拨腿踉跄地朝松林里逃去。

父亲一屁股栽在了地上，神情木然。

从此父亲横下一条心不举刀了。

与其那样，不如徒手格斗。

……

从蛇山上可以俯瞰那山下的一片渔村，棚屋似火柴盒般的排列着，周围是稀稀拉拉的穿黑衣的男人和女人。

白色的花圈，铺张似的排放在一间肮脏的长栋平房前面。

从平房里冲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发出野兽般地嚎叫。

“她在干啥？”

阿武问母亲皇甫亥秀。

“嚼鱼骨。”

母亲回答。

阿武反复默念着这个难以理解的字眼。